

月泉吟社作者考略

欧 阳 光

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原宋义乌令浦江吴渭，入元不仕，退居吴溪，延致原宋容州文学浦江方凤、原宋嘉兴丞永康吴思齐，及尝为文天祥咨事参军的闽长溪人谢翱于其家，共同创办了月泉吟社。

该年十月十五日，月泉吟社以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为题，征诗四方，于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。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，就收到来稿二千七百三十五卷，作者遍布浙、苏、闽、赣等省。方凤等从中选出二百八十名，依次给予奖赏。并把所选诗作，编集付梓。

月泉吟社虽以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为题，表面上模山范水，吟风嘲月，实际上诗作中隐含着沉痛的故国之思、亡国之痛。如：“种秫已非彭泽县，采薇何必首阳山”（第五十五名九山人）；“往梦更谁怜麦秀？闲愁空自托杜鹃”（第十一名方赏）；“吴下风流今莫续，杜鹃啼处草离离”（第七名栗里）一类句子触目皆是。清人全谢山说：“月泉吟社诸公，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，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，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，可谓壮矣！”（《鲒埼亭集·外编》卷三十四《跋月泉吟社后》）明代毛晋将月泉吟社诗与宋遗民诗集《谷音》同刻，都是颇有见地的。这次诗社活动距宋亡（1279）不过七年时间，它在团结、激励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保持民族气节方面起了显著作用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明末广东番禺黎美周所创之粤中诗社，即“悉

仿浦江吴清翁月泉吟社故事。”（清罗元焕《粤台征雅录》）

月泉吟社的诗集，原刻本已佚。现存《月泉吟社》一卷，仅载前六十名，收诗七十四首。这六十位作者的情况比较复杂。其一，署名皆用寓名，而别注本名、字号、籍贯于其下。如第一名为罗公福，别注云：“杭清吟社。三山连文凤伯正，号应山。”其二，一人而两见。如第十四名喻似之，别注云：“分水何教，名鸣凤，字逢原。”第四十五名陈纬孙，别注：“分水何教，名鸣凤”。类似这种情况的共有七人。其三，只有寓名而无别注，或别注过简，无从得知真名。如第四名仙村人，别注仅云：“古杭白云社”。似此情况亦有七人。因此，六十位作者中，今天可考知姓名的仅四十六人。这四十六人中亦只有极少数人如第八名白斑、第四十四名仇远身世稍显，大多数早已湮没无闻，致全谢山当时已有“当时主盟如方、谢、吴三先生至今学士皆能道其姓氏，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村而外多已淹没不传”之叹。（同上引）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。现据元代有关史籍，试对部分作者的生平略作考述。

一、连文凤

吟社第一名。吟社署名罗公福。别注云：“杭清吟社。三山连文凤伯正，号应山。”

《四库全书》收有连文凤撰《百正集》，集中《庚子立春》诗有句云：“又逢庚子岁，老景对韶华”。按庚子为元成宗大德四年（1300），据此诗文凤生年应为宋理宗嘉熙四年（1240）。其卒年不详。《百正集》中《送友人归越》诗序云：“己亥避地于越。后十载，越之故人来杭，与之相慰藉者累日，语未温复别去，为之黯然。”己亥为元成宗大德三年（1299），后十载即元武宗至大二年己酉（1309），可知此时文凤仍健在，年已七十矣。又，《百正集》中还有《挽周明府公谨》诗一首，周密，字

公谨，号草窗，为宋末元初著名词人。其卒年为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（1308），文凤之挽诗自当作于此后不久，亦可与《送友人归越》诗序互证。

文凤宋咸淳间尝为太学生。可见其所撰《学鲁斋记》：“钱塘丁君强父，文章士也，乡之人咸誉之。初，余游杭泮，君居前庑，与之识，且尝与之争功名于场屋间。后十载，奎文敛耀，芹藻无香。君于是闭门读书，不复以荣进乱心，名读书之斋曰学鲁。”（《百正集》卷下）“奎文敛耀，芹藻无香”云云，当指宋恭宗德祐二年丙子（1276）元兵入临安、南宋王朝覆亡之时，上推十年，为宋度宗咸淳二年（1266），此时文凤已入太学，其年二十七岁。另《百正集》中《暮秋杂兴》诗有句云：“仕籍姓名除”，可知其德祐前亦尝授官，但授与何官已无可考。

入元后，文凤始终坚持民族气节，不食元粟。此一方面除《百正集》中大量诗文可证外，亦有二事可记。其一，为宋末殉节的忠烈之士徐应鑣举葬。事见方回《桐江续集》卷十二《故太学徐君应鑣哀辞并序》：“丙子二月二十八日，迫太学生上道北行。有日经德斋徐君应鑣，字巨翁，三衢人。为文祭告土神，携三子登楼，纵火自焚。不克。乃自沉公厨之井。长男琦，二十一；次男崧，十一；女元娘，九岁，同溺死。后十年丙戌（1286），三山刘汝钧君鼎、连文凤伯正率同舍举四丧，焚而葬于南山棲云兰若之原，私谥曰正节先生。”在元初民族压迫深重的形势下，文凤此举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。其二为歌咏参与六陵冬青之役的志士仁人。宋南渡后，自高宗以下六代皇帝均攒葬于会稽之宝山。至元二十二年，^①元江南释教总统西僧杨琏真加利其金玉，将六陵尽行发掘，“至断残支体，攫珠襦玉柩，焚其鬻，弃骨草莽间”（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四），被祸之烈，使人惨不忍睹。当时有山阴人唐珏、温州人林景熙等，独怀痛忿，不忍见陵骨暴旷荒野，乃秘密收拾诸陵遗骨，瘞葬于兰亭山南，并

从宋常朝殿移冬青树栽植其上，以为标志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陵冬青之役。

连文凤虽然没有身预其役，但他听闻此事后，曾写诗歌颂参予此役的志士仁人。《百正集》中有《寄常州簿郑宗仁》诗，其序云：“稽山禹穴，莽为狐兔，神龙遗蜕，散乱榛芜。孝子仁人，一夕悉取而归之。有人心者，能无愧乎？闻此悲泣，寄以诗。”诗云：“玉立蓬莱问浅深，仙裾不受海尘侵。千年爱护神龙骨，万里凄凉老鹤心。夜月照愁低草色，秋风吹泪哭松阴。钱塘流水情何限，谁采蘋花学越吟。”

按郑朴翁，字宗仁，温州平阳人。宋咸淳末上舍释褐，授迪功郎、福州教授，寻除国子正，转从政郎。宋亡隐居不仕。林景熙《霁山集》《梦中作》诗，章祖程注云：“……时号杨总统，尽发越上宋诸帝山陵，取其骨渡浙江，筑塔于宋内朝旧址，其余骸骨弃草莽中，人莫敢收。适先生与同舍生郑朴翁等数人在越上，痛愤乃不能已，遂相率为采药者至陵上，以草囊拾而收之。……葬于越山，且种冬青树识之”。可见郑朴翁亦为冬青义士之一。从连文凤对此事的咏叹中，足以见出他强烈的民族情绪。

《百正集》中还有一首题为《枕易》的诗：“身世相忘象外天，青风一枕几千年。有时默默焚香坐，闲看白云心自玄。”按元黄庚《月屋漫稿》亦有《枕易》诗，诗题原注“越中诗社试题都魁”，诗后附有考官李应祈批语。^②由此可知《枕易》乃是元初另一诗社越中诗社征诗的诗题。该诗社的情况虽不甚清楚，但从上引材料来看，其情形与月泉吟社极为相似，应是元初另一较具规模的遗民诗社。连文凤显然也参加过这一诗社，其诗是否中选则不得而知了。

清代王士禛尝谓：“月泉吟社诗清新尖刻，别自一家，而谢翱等品题未允”，因重为移置，改文凤为第二十一名。（《池北偶谈》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不同意此说，辨之曰：“元初东

南诗社作者如林，推文凤为第一，物无异词，当必有说，似未可以一字一句遽易前人之甲乙。今观所作，大抵清切流丽，自抒性灵，无宋末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，虽上不及尤杨范陆，下不及范揭虞杨，而位置于诸人之间，亦未遽为白茅之藉，则当时首屈一指亦有由矣。”今观其《百正集》中诸作，这一评价大体是公允的。

二、刘应龟

吟社第五名。吟社署名“山南隐逸”。别注云：“义乌刘应龟，字元益，号山南。”

元黄潘《黄文献集》卷三《山南先生行述》一文记刘应龟生平履历甚详，兹录于下：

先生姓刘氏，讳应龟，字元益，世为婺之义乌人。自曾大父祖向、大父梦龙、父景辰，无仕者。先生少恢疏，常落落多大志。宋咸淳间游太学，马丞相高其材，将女焉；先生不可，乃已。由是名称籍甚，非直用文墨出小异也。于时同舍生掇其绪论，或取高第，而先生故为博士弟子员。

亡何，当以优升解褐。值德祐失国，乃返耕。筑室南山之南，卖药以自晦。人劝以仕辄不答，然亦不为激诡崭绝事眩俗矜众也。居久之，会使者行部，知先生贤，强起以主教乡邑。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，于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。终更调长月泉。有司以累考合格，上名尚书。亲友白当诣谒，先生笑弗顾。铨曹谬以年未及出其名。复俾正杭学，先生竟不自言。明年，遂以疾卒于家，寿六十四，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。

先生伟貌美髯，谈辩绝人。然任气好臧否。闾里少年，以为厉己，而与谋中伤之，然卒亦无以害也。先生学本经济，而以简易为宗。读书务识其义趣，未尝牵引破碎以给浮说。

至其为文，雄肆俊拔，飙驶水飞，一出于己，无少贬以追世好，世亦未有能好之者。凡所著为《梦稿》六卷、《痴稿》六卷、《听雨留稿》八卷，藏于家。先生盖有禄食于世矣，而未显也。故识与不识，皆称之曰山南先生，如隐者焉。

初娶吴氏卒，再娶许氏。男一人日鼎，孙男女合三人。既卜宅于永宁乡白茅茅原，将以某年月日窆，而未有以昭不朽也。潘惟我曾祖左曹府君，以文章家知名当世，先生以外孙实得其学。顾潘之蒙鄙劣弱，犹幸弗失身负贩技巧之列以陨先业者，先生教也。先生之庇庥我厚矣！而潘安足以永先生之存。庸疏其世系出处卒葬之岁月，以志夫志同而言立者，尚幸为之铭若诔，以揭诸幽云。

黄潘，字晋卿，婺义乌人。元仁宗延祐二年进士。历任台州宁海丞、诸暨州判官，累擢侍讲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、同知经筵事。潘之曾祖讳梦炎，宋淳祐十年进士，仕至朝散大夫、行太常丞，兼枢密院编修官，兼权左曹郎官，以朝请大夫致仕。即文中左曹府君是也。其次子讳堦，仕承节郎，是为潘之祖。堦有一女，适刘景辰，即应龟之父。见《黄文献集》卷七《记高祖墓表后》。由此可知潘与应龟实为中表子侄行。

据黄潘《行述》，刘应龟于宋咸淳间尝游太学。《记高祖墓表后》则明说他为“太学内舍生”。按宋取士有所谓三舍法。“其法，仪曹于春试进士毕，取去岁秋举之见遗而不忍弃者，单试之经义、诗赋，中即升之成均，曰外舍生。以经义诗赋论策月各一赋，而学官自考之，曰私试。岁终，较其优，升内舍，曰外优。优成，又取内舍生月考之。岁终，较其优，曰内优。优成，仪曹再岁取内舍生通试之，为优、平二等，曰上舍。试内优成，而再入优，为上等上舍。授官比进士第二人。其次一优一平，为中等上舍。其次二平，为下等上舍，与教授。而通名之曰释褐。”

（戴表元《剡源集》卷十《李氏族谱后序》。）应龟未及释褐而宋

亡矣。《行述》中所说马丞相者，当谓马廷鸾，字翔仲，咸淳中拜右丞相。

据黄潛《行述》，入元后，刘应龟于至元二十八年出山，“主教乡邑”。清张蔭重修《金华府志》卷十二《官师志》“义乌县元教谕”目下列应龟名，注云：“邑人，前太学内舍”，与潛文合。关于其后改调浦江月泉书院山长及再改杭州学正的时间，不见记载。惟明徐象梅《两浙名贤录》卷二有“杭州学正刘应龟”条，曰：“元至正初，起为月泉书院山长，改杭州学正。”按至正元年为1341年，据黄潛《行述》刘应龟于大德十一年（1307）已卒，故此记载显然有误。

刘应龟死后，黄潛将其遗著《梦稿》《痴稿》《听雨留稿》合编为《山南先生集》，凡二十卷。黄潛在《山南先生集后记》中说：“先生自少时为举子业，已能知非之。逮其年迈而气益定，支离之习，刊落尽矣。故其为文，逸出横厉，譬如风雨之所润动，杂葩异卉，不择地而辄发。人见其徜徉恣肆，惟意所之而止耳。”（《黄文献集》卷七）

黄潛《绣川二妙集序》一文也论到刘应龟的诗文创作。原文较长，现节录于下：

吾里中前辈以诗名家者，推山南先生为巨擘。先生曩游太学，未及释褐，而学废事散。束书东归，遁迹林壑间。览物兴怀，一寓于诗，悲壮激烈，有以发其迈往不群之气，自视与石曼卿、苏子美不知何如。近代江湖间，咕咕然动其喙者，姑勿论也。（予）自卯岁侍先生杖屨，而知爱先生之诗。顾以材器劣弱，局量褊小，不敢窥其涯涘，徒有望洋而叹。（《黄文献集》卷六）

其推重应龟如此。又柳贯《跋晋卿所得牟、方、仇三公诗卷》云：“……方韶父、刘元益吾乡前辈，而某之执友也。韶父国子进士，元益太学内舍生，尝与仇仁近在京庠同业最久，且故兵后

皆以诗鸣。”（《柳待制集》卷九）亦可证黄潘对应龟的赞誉并非过誉。惜《山南先生集》今已不传。刘应龟诗今仅存二首。一即月泉吟社之《春日田园杂兴》，另即清朱琰辑《金华诗录》卷十七所录《夏日杂咏》。诗云：“一片闲云堕野塘，晚风吹浪湿菰蒋。白鸥不受人间暑，长向荷花共雨凉”。从诗的意趣来看，应是刘应龟宋亡后至出山任教谕之前，隐居乡间时所作。

另，谢翱《唏发集》中也有五律一首涉刘应龟。诗题为《韶卿往乌伤寄刘元益》。诗云：“他日忆逢君，林中访惠勤。鹿麋行处见，流水别时闻。草没秦人冢，山通越国云。音书年岁失，莫讶白鸥群。”

诗题中的韶卿，即月泉吟社的创办者之一方凤，韶卿为其字，亦即上引柳贯文中的韶父。乌伤为义乌古县名，秦置。传说其地有名颜乌者以孝著闻，父亡，有群乌助其衔土块为坟，乌口皆伤，因以名县。（参见《水经注》卷四十《浙江水》引南朝宋刘敬叔《异苑》）诗中“草没秦人冢”云云，当即指此。“山通越国云”句，表面上是说义乌的地理位置，其实是隐用春秋时越王勾践忍辱复仇的故事。谢诗借用这两个典故，表达对南宋覆亡的哀痛、寄寓抗元复宋的思想，与刘应龟共勉。从此诗可以见出，刘应龟是和谢翱、方凤等人声气相通的具有一定民族气节的人物。

三、刘汝钧

吟社第十二名。吟社署名邓草径。别注云：“三山刘汝钧君鼎，号蒙山，寓杭。”

谢翱《唏发集》有《小元祐歌寄刘君鼎》诗。诗云：

前甲子，小元祐，句章褫黑权臣死。端平天子初改纪，龚芳泰陵之种兰芷。当秋淮甸枯草黄，弯弧北向射天狼。狐南星光天狗堕，入蔡生擒完颜王。是年南海无波浪，月湿珠胎君以降。只今六十空白头，独骑麒麟补春秋，天回星周美

恶复，人世更传《蔡州录》。

北宋元丰八年神宗死，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听政，明年改元元祐。哲宗即位后，起用司马光为宰相，对神宗时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全盘加以否定，恢复旧制，排斥王安石等人。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南宋理宗绍定六年，宰相史弥远卒。弥远即谢诗中所说之“权臣”。弥远为相凡二十六年，用事专且久。“宰执、侍从、台谏、藩阃皆所引荐，莫敢谁何，权势熏灼。”（明陈邦瞻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八十八《史弥远废立》）弥远死后，理宗始亲政，明年改元端平。罢斥党附弥远的李知孝、梁成大等人。文华殿待制魏了翁上章论十弊，请复旧典以彰新化。宰相郑清之“亦以更化为己任，收召贤才，擢用之。”（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六十七）这一情形与北宋时的元祐更化相似，故谢诗称之为“小元祐”。

又，绍定六年六月，金哀宗逃至蔡州。九月，蒙古都元帅塔察儿率兵至蔡州城下。十月，宋将孟珙等率兵赴蔡州与蒙古兵会师。端平元年正月，宋蒙联军合攻蔡州。城破，金哀宗自杀，末帝死于敌军中。至此，与宋南北对峙了一百余年的金国终于灭亡。谢诗中“当秋淮甸枯草黄……入蔡生擒完颜王”句当即指此。

据谢诗，刘汝钧的生年正是在宋理宗端平元年（1234）。刘汝钧祖籍三山，即福州，故诗中有“是年南海无波浪”之句。谢诗作于端平元年之后一甲子，即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），此时刘汝钧应为六十一岁。至于其卒年，已无可考。

刘汝钧宋咸淳间尝为太学生。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），他在杭州与连文凤率同舍生为宋末殉节的徐应鑣举葬，事见前连文凤文中引方回《故太学徐君应鑣哀辞并序》文。由此可知他元初尝在杭州一带活动，可与别注所云“寓杭”互证。另据谢诗可约略推知，刘汝钧入元后至至元三十一年之前并未出来做官，故谢诗

有“只今六十空白头”之句，他大概潜心于撰述历史，所谓“独骑麒麟补春秋”是也。另外，笔者认为，刘汝钧之“补春秋”主要是关注于宋末史料的记述，谢诗中所谓“《蔡州录》”当即是其所撰的一本记录宋兵攻破蔡州、消灭金国的著作。另外，元吴莱《桑海遗录序》所引刘汝钧与吴思齐书亦可证明这一点。该书并非原文，为吴氏所转述：

顷予尝从乡先生学，见福唐刘汝钧贻书括苍吴思齐子善，论文丞相宋瑞事。云：“自江西初起时，崎岖山谷，购募义徒。耕畛洞丁，造辕门请甲杖不啻数万。而尹玉实为骁将大衣冠指麾，众皆诣阙感泣求效死。已而，当国二揆交沮，用兵帅无宣谕，卒无犒赏。盘桓月余，仅令守姑苏一路。张彦提重兵居毗陵，且有叛志。尹玉竟以绝太湖吊桥，首尾不救而溺死。未几，独松告急。朝廷四诏、政府六书趣弃，聊摄援根本。一日一夜，仓皇就道。及至行都，而独松随以破陷。复令驻兵余杭守独松，朝议不一，众心离散。会有尹京之命，余庆遽夺其印不予，汉辅遁，德刚遁。北军入城，与权又绝江遁。乃即日拜枢使，又拜右揆。诣与权处，且令往军前讲解，毅然请行。及被囚以北，中道奔逸，收集亡散，无兵无粮，天下大势去矣！”

帝霸交驰，正伪更作，是不一姓。当世之为大臣元老者，视易姓如阅传邮。况当沧海横流之际，而彼乃以异姓未深得朝廷事权，欲只手障之，至死不屈。微、箕二子，且有愧色于宗国矣。”其书大略如此。（《渊颖吴先生集》卷十二）

吴莱，字立夫，浦阳人。死后门人私谥渊颖先生。福唐为福清县旧称。三山则为福州之别称。二地唐时同属长乐郡。故此“福唐刘汝钧”与月泉吟社之“三山刘汝钧”即为一无疑。吴思齐，字子善，号全归子，婺永康人。他是南宋著名抗战派人物陈亮的

外孙，也是月泉吟社的创办人之一。他的祖先为处州丽水人，丽水县境内有括苍山，隋时因以名县，唐更名丽水。这里是以其祖藉称其贯。从此书可以看出，刘汝钧对宋末文天祥抗元的事迹相当熟悉。至于这些材料是其所亲历、抑或得之于传闻，则不得而知了。

四、黄景昌

吟社第廿五名。吟社署名槐窗居士。别注云：“浦阳长塘黄景昌。”

宋濂《浦阳人物记》卷下有《黄景昌传》，述其生平甚详，兹录于下：

黄景昌，字清远，一字明远，县之灵泉人。其先与太史公庭坚同所自出。四岁入小学，十二岁能属文。长从方凤、吴思齐、谢翱游，益通五经诸子诗赋百家之言，尤笃意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学之四十年不倦。三传异说，学者不知所从，景昌据经为断，各采其长。有不合者，痛辞辟之，不少恕，作《春秋举传论》。巴川阳恪，著《夏时考正》，言三代悉用夏时，不改月数。景昌以左氏纵不与孔子同时，亦当近在孔子后，其言当不诬，作《周正如传考》。建安蔡沈，集众说为书传，世无敢议其非。景昌独疏其倍师说者数十百条，作《蔡氏传正误》。古今诗体，制虽相袭，而音节则殊，近代以此名家者，亦罕知其说。景昌以古人论诗主于声，今人论诗主于辞；声则动合律吕，可以被之金石管弦，辞则文而已矣。乃集汉魏以来诸诗，各论其时代而甄别之，作《古诗考》。景昌善持论，出入经史，衮衮不穷，如议法之吏，反复推鞠其人，不服不止。故其所言，皆绰有理致。他著述尚多，不能备陈。

景昌年既耄，犹执笔删述不已。或劝其休，景昌曰：

“吾岂不知老之宜佚哉！恐一旦即死，无以藉手见古人耳。”晚自号田居子，述田间古调辞九章。客至，辄揭甕取酒共饮。酒酣，取辞歌之，以筴击几为节，音韵激烈，闻者自失，不知世上有贵富也。景昌事亲孝，亲没，哀泣至终丧。遇孤姊，甚恋恋。怀乡人有恩。重纪至元二年卒，年七十六。

据宋濂此传，景昌的生年应为宋理宗景定二年（1261）。景昌所撰《春秋举传论》、《周正如传奇》、《蔡氏传正误》、《古诗考》等书，惜均不传。惟吴莱《渊颖集》卷十一有《春秋举传论序》、卷七有《周正如传考序》、卷十二有《古诗考录后序》，可概略得知其内容。因原文冗长，兹不录。又《渊颖集》卷八《田居子黄隐君哀颂辞》，所记景昌生平与宋传略同，其记景昌所撰《田间古调辞》篇名，可补宋传之阙：“一章曰耕田、二章曰抱甕、三章曰濯涧、四章曰暴日、五章曰候樵、六章曰倚窗、七章曰联蓑、八章曰酿酒、九章曰开径。”

吴莱《渊颖集》卷二还有《夜观古乐府词》，忆故友黄明远。明远曾作《乐府考》，录汉魏晋宋以来《乐歌古词》一诗，对黄景昌辑录刊行乐府古诗的旨意多有发明。诗云：

忆昔黄君美如玉，老屋青灯两间宿。起翻案上奇诡词，前后千年乐家曲。予方弱冠学讴歌，去问诗骚法若何。伟兹欲继三百五，佗尽蝦蟹此蛟鼉。就中齐代及秦楚，巾拂鞞铎争传谱。清商雅部灿然文，骑吹箫铙雄者武。心力涵泳到，手力抄撮来，口力有白醪，目力无纤埃。时时弄笔便著句，花木禽鱼古今趣。北岸垂纶杨柳枝，东邻著屐樱桃树。自此相逢二十春，一朝门巷阅生尘。浅殡蓬蒿冻螳螂，荒庐寂寞妖狐嘬。人世本无金石寿，简编零落安能久？艺文著录数百家，一二仅存谁不朽？一二不朽终峥嵘，岁远寝恐山渊平。嗟君尚爱古乐府，夜半松风知此声。

宋季诗弊滋极，四灵、江湖末流诗人的创作气局荒靡，纤碎浅弱，寄情偏僻，尘俗可厌。宋元易代，天崩地坼，残酷严峻的社会现实唤醒了昏睡中的诗人，他们再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、充耳闻了，他们强烈呼唤现实主义诗风的回归。因而，复古——即恢复汉魏晋唐诗歌的优良传统——成了席卷诗坛的一股潮流。象宋末严羽提出“以汉魏晋唐为师，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”的主张；元初戴表元提倡“宗唐得古”；仇远则说得更明确：“近体吾主唐，古体吾主选。”“选”即指《文选》中的魏晋古诗。显然，黄景昌也是这一复古主张的鼓吹者。

注：

①关于杨琏真加发陵的时间，历来有至元十五年、二十一年、二十二年等不同说法。拙作《六陵冬青青役考述》（载《文史》三十四辑）对此有所考辩，可参看。

②此诗及批语亦载元张观光《屏岩小稿》中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案云：“黄庚《月屋漫稿》亦称以《枕易》诗为李侍郎取第一。一试有两第一，必有一伪。然无可考证，谨附识于此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山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